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与国民党军在陇东地区斗争纪实……王秉祥（1）
——马继援部猖狂而来颓败而去

周希武与《玉树调查记》……胡圭如（35）

周务学简介……权少文（45）

附录：周务学《查勘玉树界务报告》……（48）

马麒在青海……魏英邦（55）

牛厚泽先生事略……牛　宏（85）

吴柳堂轶事……张慎微（99）

陇东革命根据地教育概述……邓品珊(107)

武威天梯书院昔今……陆嘉瑞(119)

解放前兰州三大日报概述……汉国革(125)

抗日战争时期的《甘肃民国日报》

四十年代的《西北日报》

解放前的兰州《和平日报》

兰州西北戏剧学校始末……武　扬（18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放前后兰州中医概况……周勋青（198）
记兰州名中医牛孝威……裴慎之（211）
兰州中医选介……王致廉（213）
抗战初期军统在甘肃的活动……常希武（231）
天水漆器的风格和演变……刘大有（237）

文县的几种特产
　文党、文椒、桔柑……王紫瞻（244）
碧口水运概况……王紫瞻（252）
泾川邮电忆昔……刘德福等（255）
记成县杜甫草堂……陈廷栋（258）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与国民党军在陇东地区斗争纪实

——马继援部猖狂而来颓败而去

王　秉　祥

一九四九年初，早春的寒风摇动着川原上树木的枝条，翻动着沟畔、路旁的枯叶。残冬的寒气，依然是那样逼人地游荡在陇东高原上。

出长武过泾川的那段西兰公路上，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低哑的汽车发动机声，搀和着翻起的滚滚尘烟，在川原上弥漫、扩散开来。二百多匹军马，分列在公路两边，簇拥着路间的汽车，向西疾行。马背上的士兵，被颠簸得疲惫不堪，汗水和着灰尘，在脸上画出一道道泥沟。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没有人说话、叫骂，只有马蹄声、汽车马达声混合一起，在耳边嗡嗡作响。扬起的灰尘，扑面眯眼地飞荡在空中，笼罩着路间汽车拖带的一具描金绘彩的棺木。棺木里盛殓的尸体，是被我人民解放军于耀县墓坳地区炸死的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的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师长马得胜。这护送尸体西去青海的马队，预示着凶狠残暴、横行西北的“马家”部队，就如那残冬败叶，随风而去。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八十二军，凶猛进犯我陇东解放区的气焰，自此颓然失去，失败和死亡，如马蹄西去抛起的尘土，紧随不舍。这是我西北人

民解放军和陕甘宁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解放战争西北战场伟大胜利的先兆！

当时，我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宣传部长兼关中地区西线指挥部政委、中心县委书记，代表关中地委负责新正、新宁、中宜三县的对敌斗争。我同西线指挥部指挥聂德荣同志一起，率警一旅一团和三县所属地方部队，在子午岭一带坚持斗争，牵制和抗击马继援所率的以八十二军为主组成的青海兵团，配合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行动。亲历了同“马家”部队两年五个月的残酷战争。

反内战军民共御敌
抗胡兵关中突重围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自以为内战准备就绪，悍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旧政协决议*，于二十六日，在中原地区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利令智昏的蒋介石，狂妄叫嚣只需三个月最多半年，即可消灭我军主力。气焰之盛，无以复加。然而，在我解放区军民的英勇反击下，仅至十一月，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被我歼灭三十五个旅，损兵七十余万。于是，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又把进攻重点转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命以原驻西北的胡宗南部为主力大举进攻延安。同时，调集两个旅的兵力进驻榆林；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九个旅，分别组成青

*“停战协定”，即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代表之间共同商定的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旧政协”即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于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一方面利用这些协议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悍然撕毁了这些协议。

海兵团和宁夏兵团，向陇东地区和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发起攻势，配合胡宗南部向延安进攻。

针锋相对，我党中央的英明方针是：“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中央的目的，是要以较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敌军大量主力部队。为了鼓舞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甘宁边区，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同时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战争，滞留胡宗南部于西北，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央组建了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张文舟为参谋长；同时任命贺龙为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北战场上，敌我兵力相差悬殊，约为十比一，敌军二十四万左右，我军仅两万五千余人。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经过长期整训和补充，又是美式装备；“青宁二马”极为残暴，一九三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围击和惨害我红军西路军的罪恶，依然历历在目。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决定继续采取过去的“蘑菇战术”，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七年二月，胡宗南在进犯延安之前，命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和四十八旅等部，向我陕甘宁边区南部的关中分区和陇东分区，即敌所谓“囊形地带”进行了一次合围“清剿”。其目的，一方面是为摸清这个“地带”解放军的兵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扫清前沿障碍，减轻进攻延安部队左侧翼的威胁。

关中分区，包括新正（正宁）、新宁（宁县）、赤水、淳耀四个县。陇东分区，包括环县、华池、曲子（现已撤销）、庆阳、镇原、合水六个县（建国以后，正宁和宁县划归甘肃省，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属庆阳地区）。子午岭南北绵延六、七百里，纵贯两区。这里是陕甘苏区和红军根据地，当时是保卫延安的西南大门。特别是关中地区，控制着敌人两条交通干线；东可击咸榆公路，西可击西兰公路，两天之内可出击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敌人曾多次骚扰进犯，发生过数十次重大战役和战斗。我全体军民始终坚持在这个地区英勇机智地抗击敌人。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黑牛白肚子，就剩下宁县一溜子。"说的就是在我解放区军民的奋勇反击下，始终保持着这一片伸向敌人防区的"葫芦把"解放区。它犹如一把钢刀，插进敌人的驱体。这也就是敌所谓的"囊形地带"。因此，敌人要进攻延安，关中和陇东两个分区就成为他们的首要进攻目标和重点控制地区。当时高锦纯同志是关中地委书记兼警一旅司令员。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迎击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关中分区先后成立了渭北纵队、西府纵队和南线、西线两个指挥部。南线由柳成德和任成玉两同志负责，西线由聂德荣同志和我负责。西线指挥部的兵力，是警一旅一团和新正、新宁、中宜三个县所属的地方部队，计两千余人。我们主要在新正、新宁两县子午岭一带坚持斗争。

解放战争爆发前，长期与我陇东解放区对峙的是胡宗南的整编四十八旅。这个旅属胡宗南部十七师，辖一四二、一四三两个步兵团，团长分别为王定行、杨荫怀；另有辎重营、特务连、工兵连、搜索连、通讯连、战车防炮连等旅部直属部队。全旅一万余人，武器装备精良。其所设防线：东起正宁县山河镇，西经宁县到西峰镇。旅部驻彬县以北六十华里的永乐镇；两个步兵团团部都驻在正宁县城山河镇。一九四七年初，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由正宁县伪保安中队长王德宽（原是我新宁县游击队总指

挥，一九三六年叛变投敌）陪同，亲到子午岭山麓的雕翎关侦察地形，当即被我们发现，并得知：胡宗南调四十八旅一部出山河镇，要进攻西坡，向东进击；又调一六五旅一部由宜君建庄镇向西进击；两部以钳形合击雕翎关，合围关中，断我关中部队和地委机关的退路，阻我关中与延安的联系。并于旧历腊月初八，与我驻守西坡的关中警一旅二团二连激战，攻陷西坡据点。我二连撤到南柴桥。连指导员王良光荣牺牲，遗体被敌劫去。由于王良同志是天生的黄头发、黄眉毛，敌人把烈士遗体运到西安，游街示众，且无耻造谣说共产党受苏联支持，由苏联人当指导员等等，大造反动舆论。敌人占据西坡后，未直接东进，而折向东南，进占麦掌梁。

我党中央命新四旅、警一旅和关中地委立即从被敌人合围的子午岭雕翎关突围，撤到新宁县境内。我关中地委又于三月初决定成立临时指挥小组，由杨伯伦、刘懋功、葛海洲和我四人组成，率警一旅三团一、三营进入敌包围圈内，接连打掉敌人占据的柳林、庙湾、四坡、细咀子、湫头等据点。在铁王，消灭了敌保安四团一个营；在小园子，消灭了胡宗南整编十旅的一个营，第一次缴获到报话机和司登式步枪。警三旅还在合水县打掉了敌四十八旅一个营占据的子午岭午亭子据点。警一旅在正宁县打掉了敌保安队占领我月明坡据点。敌人连遭打击，恼恨不已。胡宗南又调集重兵企图再次消灭我进入包围圈内的部队。一天，高锦纯同志在湫头原西城村找我，严肃地说决定四纵队部和警一旅大部要立即突围，避免在包围圈内同敌人激战，命我带一连和回民支队担负掩护任务。当时，他语调严峻地说：“没有什么多的话可说，就是要牺牲少量部队掩护指挥部和大部队北上转移。”我立时感到肩上有千钧重量。这时，屋外一连和回民支队的战士，

已经集合待命。高锦纯同志不等我说话，就走出房门，向整齐列队的战士们说："给你们的任务，就是掩护大部队转移。"大家顿时都感到了肩负的沉重分量，一张张面孔严肃而又沉静，紧绷的嘴角，表示已经领受了这艰巨的任务。我们掩护大部队北上转移后，又周旋转战，经战区突出重围，回到宁县。

西华池击毙何奇
马继援进驻陇东

胡宗南见关中合围清剿，未能奏效，便增设防线，同时命四十八旅北去进攻合水，二十四旅进攻庆阳，企图把我军诱至西部，减少由咸榆公路进攻延安的阻力。敌四十八旅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兵力充实，装备精良。曾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旅长何奇，更是踌躇满志，以为此举必能马到成功。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夜，敌由正宁县出发，拂晓，就与我驻赤城镇的诱兵——陇东分区独立营交火。激战半日，我独立营主动向东北撤出。三月一日，敌进占板桥镇。我警三旅又设法诱敌东进，于子午岭西麓的蒿咀铺一带打伏击。老奸巨猾的何奇，进至老合水城（现城关镇）时，见两边山峦交错，丛林密布，恐中埋伏，便又掉头西撤。同时，何又接到胡宗南电令速返彬县待命。何便取道西华池（现合水县城）南返，三月四日黄昏，进驻西华池。与此同时，我集结于子午岭一线的三五八旅、新四旅、教二旅、警三旅分四路沿合水川、黑木原、大山门、盘克原向西华池附近杨家沟塄、鹞子湾、关庄坡底、文家崾岘等地运动，准备在经吉岘公路沿线围歼敌军。但由于向西华池南侧迂回时，被敌发现，何奇就在西华池坚守不出。于是，我军改变计划，组织攻城。三月五日凌晨，我军发起攻击，激战三小时，便

夺取敌前沿阵地，进而攻入城中，展开巷战。中午十二时许，何奇被我机枪击伤，后被一发炮弹炸死，结束其罪恶的一生。敌固守待援，拼死抵抗。此时，敌西安绥署也派出飞机对我狂轰滥炸，使我一时难以速决。激战至次日凌晨，我军奉命主动撤到奎筒原集结，经鄜县（现改为富县）奔延安，准备参加延安保卫战。敌残部也于五日晨逃离西华池，遇敌援军二十四旅先头部队后，又折回西华池，抢出何奇尸体。败寇恶极，被屠戮无辜百姓，五百多人惨遭杀害。西华池北城门一口百米深井，竟填满了尸体。西华池成为一片瓦砾焦土。

西华池战斗，使敌四十八旅损兵折将，击毙敌旅长何奇，粉碎了胡宗南诱我军西进，减少从咸榆公路进攻延安阻力的阴谋。在西华池战斗中，我军伤亡亦较重，老区人民群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胡宗南骄横非常，奉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的命令，急于“围剿”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指挥部，已无暇顾及陇东惨败。他东调晋南三角地带临汾、运城驻军，西调关中一带驻军，集结于洛川附近，积极准备进攻延安。陇东一带防务，便交于青、宁二马。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有一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师，统由他的大儿子马敦静指挥，主要在陕甘宁边区西北部定边、靖边一带窜扰。陇东地区，则主要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带青海兵团驻防。

马继援是西北反动军阀马步芳的独生子，时年三十一岁，正值年轻气盛。其曾祖父马海晏于晚清时（一八六四年）随马占鳌反抗清朝屡立战功，后又与马占鳌同降清军左宗棠。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马海晏随甘军董福祥进京勤王。慈禧太后出奔西安，马海晏随从护驾，病死途中，由长子马麒承袭其旗官之遗职。一九三〇年，马麒受蒋介石委为青海省主席，任八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月病死。是年，其次子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后将其师扩充为新编第二军，又改番号为第八十二军。一九三六年马步芳代理青海省主席，随后得到蒋介石政府的正式任命。接着又将八十二军与其兄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自任总司令，马步青任副总司令，马步芳之子马继援任八十二军军长，其甥马呈祥任骑兵第五军军长。到一九四九年，马步芳升任西北军政长官之时，已拥有十五万兵力。

马步芳久有独霸西北之野心，忽奉蒋介石调兵东进的命令，正中下怀，喜不自胜。借机向蒋介石索要巨款，同时在青海全省发起“捐献”运动，榨取民财，扩充实力，作好进兵准备。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命马继援率八十二师（一九四六年八十二军改番号整编八十二师，一九四八年又恢复为八十二军），起兵东进，沿途喧嚣非常。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在兰州组织了所谓“欢迎大会”。地方士绅也在会议上极尽奉承，说马师长率八十二师开赴陇东，恰逢兰州久旱得连日大雨，“充分象征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先兆。”马继援也狂妄叫嚣：“一定守住陇东防区，决不让陇东有一寸土地被共军占领。”狂妄至极，不可一世。蒋家王朝早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一路“马家军”，也是杯水车薪，将奈我何！

“马家军”陈兵布阵
万家原初试锋刃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敌八十二师所属一百旅，由旅长谭呈祥率领从西宁乐家湾营地出发。四月一日，骑兵第八旅由旅长马步銮率领，相继出发。四月四日，马继援率师部及师直属各部队，分乘一百五十辆汽车，浩浩荡荡起兵东进。八日下午到达

平凉，并作如下的部署：师司令部、师直属部队（缺特务营）和骑兵第八旅马步銮部（缺一连）进驻宁县；一百旅谭呈祥部进驻西峰地区；独立骑兵第五团马步康部进驻正宁县地区；师直属特务营和骑兵第八旅二团一连留驻平凉。同时，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马得胜部（一九四八年改番号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和第二团马成骏部，亦先后抵平凉、泾川一带驻防。

后来，马继援了解到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为“空白”地区（即我解放区），共产党的地、县机关和地方武装、游击队或武工队经常出没活动。原驻西峰驿马关的胡宗南部时常受到袭击，龟缩碉堡，不敢擅自行动。马继援部接防后，依然如故，便深感惶恐，坐卧不宁，不得不考虑盘据陇东必须确保西峰镇；而要控制西峰，就须扼守西峰北侧的庆阳和东面的正宁。于是，马继援派骑兵随时出击庆阳以及合水的西华池地区，并由马步康部在正宁县向山河镇、永和镇等地游击。同时，再次调整防务：由师部、师直属工兵营、通讯营、山炮营、辎重连、卫士骑兵大队、野战医院、特务营和骑兵第八旅二团（缺一连）进驻西峰、肖金、驿马关地区；由第八旅旅部、旅直属各部队（缺重兵器营）进驻庆阳地区；骑八旅第一团进驻庆阳东南的赤城；骑八旅直属重兵器营和甘肃保安第二团进驻合水县；独立骑兵第五团仍驻正宁县；一百旅旅部、旅直属各部队及第一团驻宁县，第二团驻早胜，第三团驻镇原，以策应正宁、合水等地；八十二师直属特务营、骑八旅二团一连和四十三兵站支部驻平凉；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二团分驻泾川县城和平凉市。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进驻宁县的敌一百旅向我关中地委机关和西线指挥部发起进攻，首战宁县万家原。这是敌马继援部侵入陇东后与我们的初次交锋。头天夜里，国民党宁县保安

中队长尚青荣到万家原，向我们报告了敌情。随之，春荣镇的联保主任杨浚清也派人送来了情报。（尚青荣原是我西北红军，一九三六年叛变投敌。杨浚清以后又擢升国民党宁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一九四八年参与了惨害我军被俘人员的“五·九”大屠杀，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先后说明了驻宁县马家部队的人数、兵种、装备和进攻解放区的预定时间。根据对情报的分析证实，我们掌握了敌一百旅旅部、旅直属部队和一团的兵种、装备及进犯我万家原解放区的预定时间。敌人兵力数倍于我，我军主力又相距甚远，敌强我弱的形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西北野战军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并生俘敌三个旅长。胜利的消息，一扫撤离延安时的沉闷空气，战士们欢腾雀跃，斗志旺盛。虽然，对“马家军”的骄横暴虐早有耳闻，但战士们求战心切，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于是，我们决定凭借熟悉复杂地形的有利条件和旺盛的斗志，以我弱小之兵力，同“马家军”交锋，次第抗击，同时掩护地委机关转移。清晨，东边子午岭的斜梁上，抹出一道鱼肚白，夜幕渐渐地向西退去。满天明亮的星斗，也收起耀眼的辉光，悄悄隐藏在愈来愈强的曙光之后。战士们已经挖断了通万家原的崾峴，静静地蹲卧在壕壕里和土墩、崖畔的后面。清晨的露水，打湿了战士的裤角、衣衫。蓦然，一个战士轻声地唱起了陇东歌谣：

“二月二，龙出现，
新正来了刘志丹。
东靠黄河南靠山，
大营扎在山甲原。”

又一个战士轻声合起来：

“一九三二年，

红军起首月明原，

谢浩儒*、刘志丹，

领导人民把身翻。”

晨风轻轻拂过，他俩悄声细语的歌谣，竟然句句都送到战士们的耳中。……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刘志丹的队伍到南梁。”

“子午岭上五座峰，

五座峰上五条龙，

红军驻在老爷岭，

根根扎在穷人心。”

这歌声驱走了清晨的凉意，战士们心头一阵阵发热。这里是红军时期的老根据地，怎能容反对人民的马继援部肆意践踏！

突然，炒豆般的枪声划破了原上的宁静，西边腾起一股股烟尘。守在石林子的新宁县三区游击队，在区委书记赵积玉同志率领下，已经同敌人接了火。我在万家原阵地上，即刻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注意观察前方战斗情况。三区游击队经过一阵阻击后，按计划边打边撤出阵地。只见敌一百旅的骑兵疾速压过来，马蹄踏倒了一片正在抽穗的葱郁麦田，尘土和硝烟翻滚着扑向万家原。当能看清敌人的时候，只见他们停下步子，纷纷下马，先将战马稳蔽在沟堑崖畔下，同时布开了阵地。一时间，枪声大作，掀起的硝烟尘土，紧随着密集的枪弹声，弥漫在万家原上空。我们顽强阻击，顶住了正面进攻的敌人。当我们阻击一直坚持到中午的时候，敌人开始在正面进攻的同时，组织一部分骑兵由左侧向我方阵地迂回。我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同志们士

*谢浩儒，即谢子长同志。

气正盛，谁也不愿下去。一个排长身负重伤，仍然伏在麦田地里打枪，一听说要撤，情绪激动，不肯移步，我命令两个战士抬起就走。我们迅速撤至巴家原，本拟设伏歼敌。但是，敌人看到崾岘挖断，南北深沟，未敢再冒然进犯，北折占领我金村庙、崔家崖和盘克一带驻守。我们继续撤到鲁家原。当晚，我赶到康家原，向驻在这里的关中地委汇报战况。地委决定：机关与驻在盘克原武洛村的刚刚起义过来的骑六师，于当晚转移；命我部在当地坚持斗争。

我带的部队虽然人数少，但在群众的掩护下，时常骚扰敌人。一次，我宁县二区自卫军营长杨鸿德同志，夜里悄悄在敌人经常饮马的崔家原水泉旁，埋了三颗地雷。第二天一早，敌人牵马饮水，踩响了地雷，炸死炸伤数匹军马。敌人受到威胁，坐卧不宁，旋即将驻崔家原的据点撤到湘乐镇去了（杨鸿德同志为此受到嘉奖）。此后，战局逐渐趋于稳定，我们就在九岘、鸦儿沟一带坚持斗争。

解放军回师陇东调胡兵
马继援调兵遣将援合水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席提出“蘑菇战术”的指示，要求我西北野战军在瓦窑堡、清涧、青化砭地区与胡宗南部周旋一月。从三月十九日胡宗南侵占延安起，到五月初的一个多月里，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连捷，消灭胡宗南五个团、三个旅直属队。尔后，部队在安塞集结整训。此时，胡宗南准备出兵延安，北犯安塞。毛泽东主席指出，要“磨”得胡宗南十分疲劳，现在还只磨得他七、八分疲劳，一仗还不能顺利地消灭敌两个旅。要把打和

磨，磨和打灵活地结合起来，整垮胡宗南。于是，我西北野战军由安塞南下，经下寺湾和甘泉之间，折向西北方向的环县、曲子、越梢山，要拖着胡宗南由南向北长途跋涉。

战士们情绪高昂，一路欢歌，经太白镇穿越子午岭茂密的丛林。行至连家砭，我二纵司令部决定，五月二十八日攻打合水老城（现名城关）。合水老城处于马莲河上游支流的北川与合水川的交汇处，一半修筑在山上，一半在川道，面临河水。山上是唐家土原，原头有葫芦把，陡壁悬崖，地形险要。驻守城池的是敌马继援部骑兵第八旅重兵器营马生智部和甘肃保安第二团李鸿轩部。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发现东山一带解放军由少增多，逼近前哨阵地，警戒部队已被打退。马、李二人急忙议定，加强四周兵力，死守合水老城，同时向马继援连电告急。

其时，我二纵三五九旅、新六旅分别由蒿咀铺、赵家原合围县城，至午夜十二点，完成合围。二十八日凌晨六点，战斗打响，枪炮齐鸣，合水城立时陷入一片硝烟之中。我军山炮首先猛轰城外周围敌碉堡，到中午，摧毁了敌二郎山防线，拿下东山和城西十五华里处的华严寺，打通了河川的东西走廊。下午三时，八团进攻城厢。但多次冲锋，均未奏效。当夜，大雨滂沱，战士们冒雨攻城，架云梯、登城垣，都不能克。次日凌晨，我军用炸药炸开城门，战士们冲进南城，展开了巷战和白刃格斗，激战两小时，把敌全部人马赶到城内西山坡城角。我九团战士，由城外北原进攻，受阻于原头葫芦把。敌人在葫芦把挖有一丈多宽的壕沟，沟畔筑有坚固碉堡。战士们冲到沟边，不能过，又暴露于敌枪口下，几次冲锋攻不上去。旅长郭鹏亲自指挥，命山炮轰击，但没有击中。两天一夜，敌固守不动，我军多有伤亡。

敌马生智和李鸿轩龟缩在城内葫芦把坚固工事中，如热锅上

的蚂蚁，向马继援连连告急求援。马继援急令驻庆阳的骑兵八旅旅长马步銮，率旅直属部队和一团星夜驰援。马步銮取道庆阳东十五里的山沟疾行，被我打援部队设伏击溃，歼灭马旅直属连铁维城部，并打死敌一团三百余人，马步銮溃败。继而，马继援又派八十二师副师长马全义为步骑总指挥，令韩有禄率师司令部卫士骑兵大队，以及驻西峰镇的骑八旅二团李文彬部，由北路出发，经驿马关、庆阳，向合水增援；令驻宁县的一百旅谭呈祥部，由南路出发，配合北路，增援合水。马继援企图调集重兵，南北夹击我攻打合水的二纵。

二十九日下午三点，我打援部队击溃马步銮后，已在距合水老城西北二十里的太白坳布阵，与北路来援的马全义接火。激战四小时，打伤马全义。韩有禄、李文彬只好强修工事，以资守御。晚八时，我军又抽调部分攻城部队到太白坳阻击打援，激战又复展开，历七小时。这时，得知南路敌谭呈祥率一百旅，已抵距合水老城数十华里的板桥。于是，我二纵司令部立即决定，所有部队即刻撤出战斗，转移曲子休整。

三十日凌晨三点，我军停止进攻，战场上一片寂静，只有丝丝的落雨声。敌韩有禄、李文彬躲在工事里，不知是怎么回事，直到两小时后，他们才得知我军已经跳出他们南北的夹击。天明雨停，他们才如梦初醒，到合水与马生智和被我军打伤的李鸿轩会合，虚张声势，电告大捷。

我军在曲子稍事休整，立时西进环县，消灭了驻守环县的马鸿宾部两个多团。胡宗南恐我军出西兰公路，只好星夜抽调攻占延安的主力，集结于富县、宜君等地向子午岭东侧进行“清剿”。

我军激战西注村
敌军心惊子午岭

胡宗南进犯延安以后，战事接连失利。我军经过休整，避敌锋芒，北出盐池，驱走马鸿逵部，收复三边，包围榆林，要攻榆打援。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蒋介石亲临延安，在南关外交宾馆里申斥胡宗南："今后陕北作战，不要稳扎稳打，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补救过去的缺陷。"尔后，匆匆离去。胡宗南禀蒋之意，调集主力，一路出击横山，沿长城东进，侧击我围榆部队；另一路，以三个师的兵力，"清剿"我关中解放区，继而北上转回陕北集结。

当我们得知胡宗南调集六个旅的重兵，对关中解放区集中"围剿"的情况后，驻于我区的主力部队——西野四纵队部和所属警一旅、警三旅，以及地方部队和地委机关、家属，随部队北上转移。决定由我带西线指挥部留下的部队和新宁、新正、中宜三县的游击队，以及三个县委机关，在原地坚持斗争。敌人的围剿是极残酷的，他们逢山烧山、逢户烧房。我就亲眼看到上畛子整个川道百姓的草房被焚烧一空，妇孺老弱无家可归，或蜷卧川道旁，或围成一堆挤坐在无房顶的土炕上。其情景惨不忍睹。

敌人大兵围剿，烧杀掳掠，但由于山区贫瘠，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给养供应困难，只好集中由艾蒿店子南下彬县。经一礼拜的休整，又分数路北上围追我军。敌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军心涣散。成班成排的士兵开小差逃跑。由彬县经宁县的数条原上，路旁、沟底、密林、草丛，到处可以看到敌兵丢弃的子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